



一条流淌 60年的河

■冯金林

今年是九圩港开挖60年。九圩港是南通地区最大的人工河,滔滔河水悠悠向东流,承载了灌溉用水、交通运输等功用,也承载了一代开河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86岁的老父亲就是当年建设九圩港的民工之一,这条河也在他心中流淌了60年。父亲常会与我谈起开挖九圩港的许多往事,那是1958年冬,26岁的父亲放下襁褓中的我,应征来到工地。南通县的工地在西段,工地上红旗飘扬,喇叭响亮,人山人海,号声震天。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谈不上机械化,全是靠手挖肩挑,人工作业。九圩港1958年11月开工,1959年6月竣工。从长江边经平潮云台山、刘桥、石港,到达如东马塘与如泰河相接,全长47公里,河底宽240米到24米。当年南通、如东、如皋、海门、启东五县共抽调民工14万人,其中南通县就近8万人参加。如果按工地人数计算,一个人只有一个火柴盒宽的工程量,但这又该是多少立方的泥土啊!

为了让父亲再看看当年付出血汗的九圩港全貌,今年冬日的一个下午,我特地驾车带着老父亲从石港沿着九圩港一路向西。父亲说:“我刚刚到工地没几天就被抽调去参加开挖九圩港围塘,那是更艰苦的劳动。大坝外就是长江,闸处的河最深、最宽,开挖难度最大,这里不分昼夜轮班作业。白天工地上是黑压压的人群,到夜里汽灯亮如白昼,另一班人马接过工具继续干。用肩挑跟不上速度,大家想办法用独轮车装土,两人一伙,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一天要拉40多车。”

父亲说得很平和,可我听得很是感慨,试想从两三百米宽的河底推一车土,再爬上十几米高的泥堆,那要消耗多少体力、流下多少汗水?说到艰苦,老父亲的脸色有些凝重,那时每个民工一天只有六两粮,掺和很多萝卜、大头菜煮饭,重体力劳动根本吃不饱,有的人就是饿倒下的。是啊,这条河流淌的不仅是长江滚滚东逝水,也是当年14万挑河人的汗水和生命,难怪九圩港在父亲心中一直如此厚重。

车经花市街、刘桥、平东、平潮,来到了九圩港围塘大桥上,父亲指着不远处说:“我当年是在那儿挖围塘的,造闸的时候也运过石头。”阳光下九圩港围塘雄伟壮观,犹如长虹卧波般的美丽。望着大坝,父亲激动地跟我说:“这个大坝有40个闸门,又叫40门闸,每孔5米,闸桥有六七米宽,过去汽车都从上面通过的。”我告诉父亲现在闸前面又造了高架大桥了,南侧的老船闸旁又新建了大船闸。父亲听了一脸喜色,抓着我的手说:“过去我们那儿旱不能灌,涝不能排,十年九荒。开好九圩港当年正遇上大旱,开闸放水,保住了水稻棉花的灌溉。第二年又遇水灾,大坝不停地排洪。有了九圩港,旱涝都不怕,九圩港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河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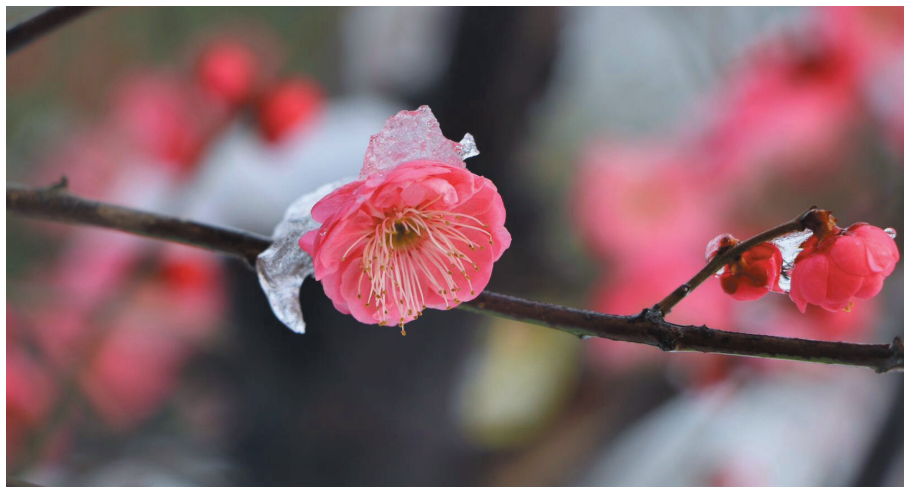
听着父亲诉说当年情景,我不由想起小时候跟着大人唱的民谣:“看到稻子黄,想起九圩港。吃到白米饭,不忘共产党。”以前路过九圩港时,望着那波浪滔滔的大河,我以为这就是歌曲《我的祖国》里唱到的那“一条大河”,有“艄公的号子”,也有“船上的白帆”,更有“风吹稻花香两岸”。

陪着父亲来到了闸上。父亲连说:“漂亮啊,现在漂亮啊!”我告诉他:十多年前,九圩港围塘进行了维修改造,设备也得到了更新,现在的闸更现代化,外观更秀美。站在闸上,父亲向西远眺浩瀚长江,向东遥望着河水流向家乡,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

60年了,九圩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现在仍河水盈盈,清波粼粼。九圩港是沿线人民的母亲河,九圩港也是南通人民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

60年了,一种情感一直在父亲心中激荡,那是他青春闪光的岁月。前些年听说参加开挖九圩港的人政府有补助,老父亲兴奋得夜不能寐,虽然喜讯没有成为事实,但老父亲心里却有了几许安慰。

夕阳映照九圩港,河面上泛着金波,也映照着父亲投射在水面长长的身影,我感到这身影是如此高大,连同九圩港一起流淌在我心中。



雪问西东

■图/诗 龚羽

雪问冰魂玉魄成,寒梅浸冷唤风轻。
疏影招得罗浮梦,红蕊琼苞碎竹声。

古镇霜秋

■李柏荣

深秋将至,朋友说,要走一次唐闸古镇呢。

我欣然应允。或许是因为这片土地在历史长河中依然厚重地存系着无数的近代风骨,又或许是因为早在中学课本上就读到过的张謇先生。通州四年,唐闸古镇的名字一直在我心里难以挥却,总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在曾经的那段历史中濯洗出了几分厚重。恰逢近期古镇修缮告一段落,我们两人便约定:次日一早在古镇中碰面。

一条通扬运河旁,错落了无数的青瓦白墙,第二天走进古镇时,天气极好,呈现在我面前的竟然并非南方小镇烟雨缥缈的婉约,眼前的古镇澄净温和,在清晨浅蓝色的天幕下显得如此通透。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循声走去,沿岸石栏的倒影横陈在寂静的流水里,几只水鸟安静地伫立在河边的青石板上,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美好。

沿着高岸街向古镇深处走去,初过一段短桥,随意间的一瞥竟使我驻足良久,一座颇有年代感的闸楼正静静矗立在左手边的水道上,“唐家闸”三个稳健的大字中正地书写在闸门上方,青灰色的墙体很是庄严朴素,但闸楼窗边却筑进了一线红砖,因为是深红,所以并不过于显眼,但别样之余,这一抹深沉的红色似乎在讲述着这座闸楼与小镇厚重艰辛的历史。

上世纪初发生在通州城风起云涌的实业运动,让唐闸古镇走进了国人的视线,而作为这场实业运动的另一个见证者,通扬运河也在历史长河的裹挟下,流淌汇入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血脉之中。自清末开始,新式航运业出现,由京广大水道构成的南北纵向内河水运线不再适用于传统贸易流通,以上海为中心,长江流域的东西横向外江水运线便渐渐成为了当时水运贸易的主要线路。而唐闸古镇与通扬运河在近代的兴盛崛起,也正于彼时伊始。

走近眼前的唐家闸楼,向水道远处看去,数艘货船在通扬运河的水波里缓缓行来。恍惚间竟然令我有些重见历史的错觉:上世纪初,无数船只满载粮油与工业品沿水而下,互通江河。谈及当年盛况,老一辈的“闸上人”总喜欢说一句:装不完的西北,塞不满的东南。而时至今日,眼前的船只虽然已不像书中记载般繁密,但运河渐起的水波中,依然有着当年络绎不绝的影子。

唐家闸后,由西市街向北,来到与朋友约好的地点——之前是张謇先生数座工厂的一部分旧址,自十年前起,已经逐渐被重建为一片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今取名为“1895”。

1895,我在园区门前站定,抬头看着这四个数字。

1895年,中国有三个男人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此后,整个中华大地都因他们而震动——梁启超选择了变法,孙中山决心革命,而由京城返回通州的张謇,则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如今123年过去,南通城内关于张謇先生的传颂早已数不胜数,而站在当年的实业发源地,“1895”这个名字似乎更像是历史中的一段印记,与百年的工业旧址一起,铭刻着张謇和那段岁月。

走进园区,朋友已经等在不远处,寒暄过后,我们向园内行去,古镇中一路走来的青瓦白墙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充满工业气息的厂房与框架,一些形态各异的艺术品被安

静地摆放在不远处,齿轮边,长椅边……很难想象,工业与人文艺术竟然在这座精巧的古镇里毫不违和地相融在一起,与古镇本身的光彩韵味共同折射出一种历史深处的美感。

一路走来,目之所及,许多人文艺术店铺毫不纷扰地坐落在两侧,木艺、蓝印花布……这些店铺都安静而平淡,仿佛一些摆茶候饮的老人,静静等候着游人在某一时刻的推门而入,然后向他们讲述起自己半生以来的故事。

我想,张謇先生大概不会想到,当年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工厂旧址,这些机械,在百年的风尘沧桑过后,竟然会在今日重新开出这样一朵艺术与工业并存的奇葩吧。

穿园而过,工业气息随之褪去,四周景色又一次被流水与青石板铺展出小镇本身温和平淡的韵味。时近中午,我与朋友走进一家茶楼,在窗边坐下。临窗而听,茶轩酒肆的熙攘声重新从木质阁楼外传来,令人恍若梦中。似乎方才那幅工业景象只是小镇本身在时光里惊鸿一笑的一个掠影,而现在的她重新换上衣襟,又以一个个南方姑娘浅浅的笑容向人展现着自己的温和与素雅。

午饭过后,由西市街向北,自通扬运河畔折入南市街。这时朋友忽然想起:“大生纱厂当年就建在这里呢!”我们循着南市街疾步走去,片刻之后,河畔边一座牌楼的全貌在眼前显露而出。

“厂介内河外江,开门即是。”我默念着书中的段落。这便是大生码头了,1898年,大生纱厂建厂,此后的几十年间,大生码头运出的南通布纱料遍及全国。直至今日,虽然原址不再,但还原过后的牌楼上,仍刻有张謇先生手书一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顺着牌楼正对的方向,无数史籍照片中出现过的那幢钟楼就屹立在这街的另一边。大生钟楼,找到它就意味着找到了当年大生纱厂的原址,也找到了我心中的一段历史。走进厂内,四下打量整个纱厂良久,旧时厂房虽已历经修缮,但仍难掩厚重拙朴的历史痕迹。

走上钟楼,眺望整个唐闸古镇与纱厂周遭时,朋友忽然告诉我,《周易·系辞传》里写“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便是大生纱厂的来源。

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道德是爱护生命。我不禁动容,回想起一路走来看到的先生像,这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原来从一开始就怀着如此志向,从此在实业这条路上,一走就是这么多年。

走下钟楼,夕阳的一半已经隐没在了工厂屋顶。唐闸古镇的寻觅已经告一段落。我与朋友原路返回。

从西市街向高岸街折返,再次来到唐家闸前。返程途中,一座牌楼忽然出现在我们视线里。“这是唐家闸的牌楼。”朋友说。

“早晨经过时,还没有注意到呢。”我走上前去摩挲着石墩,忽然注意到牌楼两侧的一副对联。“于时离别,赠之以芍药;游我郊藪,吁嗟乎驹虞。”

芍药惜别,驹虞仁良。客人在此时离开,我们以象征惜别的芍药赠予您,客人在此地的城郊野泽游览,定会惊叹我们仁良高尚的道德。

字体中正平和,还是张謇先生的手迹。我心怀敬仰,一转身,手边的墙上,一截树干的影子被夕阳斜照下来,枝节凹凸间,竟像极了张謇先生的轮廓。

先生是知道这一切的,我想。



把全世界塞进 后备箱的爱

(外一首)

■陈辉

北上,在妻子的眼睛
我的路程始终和她儿子相同

扫尽雪和雨,扫尽从南方
到大西北的长路和小巷的忧虑

她把整个世界都装进后备箱里
把自己爱的点点滴滴,连同
把太阳、月亮和星星
也从故乡的天空上为我摘下

旅行箱里装满叮咛
足以上飞机额外付费
这去千里的乡愁成为御寒的征衣

我走了,她还在兴东机场的安检口
直到我拖着沉沉的东西
离开了她的视线
窗外白茫茫的雪色中
搂着执意留下的万语千言
锁着的牵挂、深望和祝愿

南通到汉中那1314公里的距离
对我而言成了一条伸展的长路
朝向,倾诉默念的衷肠

打雪仗

好远好远,还没有近前
这清脆的笑声就传来了
仿佛有浪从心里一跃而起撒着欢喜

哦,雪仗,那小小的手
是我童年遗落的画面
是冬天里的歌谣
在这春天的门口朝我喊叫

这欢乐,这兴奋
从我的南方追到现在立足的北方

陈中,我为你祝福

——献给陈桥中学师生

(原创歌词)

■施彪

难忘披着晨光
求知声声朗朗
难忘怀抱理想
青春永不会辜负
难忘回答问题
课堂上尽情表露
难忘弹奏音符
舞台上翩翩起舞

难忘青春年少
操场上嬉笑追逐
难忘软软轻风
吹拂着美丽校服
难忘曾经我驻足
校园里那片泥土
难忘今日同学
明日将去向何处

老师 我永远记住
曾经你为我们辛勤的付出
十年树人 百年树木
浇灌花朵 用心呵护

陈中 我为你祝福
曾经在你怀里深情地漫步
点滴往事 铭心刻骨
放飞梦想 拼搏一路

南憩亭投稿邮箱:

gangzhaxinwen@163.com